

第二回 誤尋芳花煞勾嬌

詩曰：

憑花開處香分樹，
花自生香花弗知。
幽以佳人能點染，
艷因才子共籌思。
文章寄傲傳花信，
翰墨留心泛酒卮。
一集名媛千古異，
喬裝次第壓新枝。

自僕論之，雖則是風流韻事，也要不脫腔骨；即不能從名教中尋出樂地，也還是守著這幾句孔孟的樣範，終不致敗壞行止，玷辱身名。如今世上子弟們，甚是輕薄得緊，見了老成前輩，沒有一個不裝鬼臉，不贈譏評的，還要訕他是假道學、腐頭巾。下惠等於盜跖，仲子疑是齊人。且說奸盜、詐偽的事，偏是賢良方正的做將出來。更道這些人死去，若到大成文宣王殿上、朱紫陽院中做小鬼卒判，也沒他站立處，還祇恐怕倒把他的腐臭之氣，連閻羅天子被他衝倒哩！如此誹謗揚揚，罵得那先輩開不得口，祇得歎口氣道：「吾道之不行也，命矣夫！退避三舍而已。」故此惡少成群，雌黃滿口。據他所好的，祇曉得花柳場中，最忌的是一件煞風景。無論賢愚好丑，都一齊趕興幫閑，去做那蔑片白賞。原來那種人的本錢，不消大破費的，祇要掙扎得幾件道地衣服繃在身上，或是道聽些風月機關的閑談，陪闖寡門，乾幫插趣。他雖靠著大老官，卻也服裝身份，究竟祇好騰那幾個歪辣妓女，哼嚕這幾個熟識的優僮，動不動把相公兩個字穿在嘴上，凌辱斯文公舉。不消起得草稿，已曾預先端正在袖裏，祇要臨期尋得頭腦，填上姓名，呈送便了。要曉得，他們何曾敢當真凌辱幾個斯文，不過是斯文中下流，無非借此開科，詐些酒食銀兩。俗語說得好：腰裏撒撒，口裏嗒嗒。不然，如何能夠得終日醞醞，如何能夠嬌其妻妾。似此等輩，比比而是。

我想當初唐伯虎賣身為僕，去騙那華學士的丫鬟；徐文長假做偷兒，倒詐了夜巡官的銀子。這樣風流不羈，豈是容易學的。後來，便有一人推而廣之，要看相起自家內戚中一個女子，糾合了許多朋友扮做強盜，明火執仗打到那家，聽憑眾人去劫擄財帛。他則捺了花面孔，一徑抱定此女，云云不放，臨行時又把他的臂咬上一口，竟不知是甚麼掩障法兒，畢竟後頭做將出來，登時正法。要曉得那謝幼輿的投梭折齒，幾曾不累清名；司馬長卿之琴挑月竊，究竟未為佳話。如今，人開口便援引伯虎、文長一流人物，把相公白眼高抬一世，終日撮空打諢，思量吃酒趁錢，到底還奉承自己一件不美的事，弄到喪身敗節的田地。是知世態澆漓，居心多不乾淨，弄巧成拙，比匪生非，便遲之又久已。不知不覺逐我出聖賢門外，逼我在小人路上。總是病人膏肓，難以藥救，嗚呼晚矣，噬臍何及！為此祇勸世上的人，切不可以聰明貽禍，切不可以機巧傷心，切不可用盡名士英氣，切不可使盡朋友勢力，切不可賣盡假裝學問，切不可賺盡打詐銀錢。笑人人笑，天報不爽。還祇是守分的卻得安穩。

閑話且按。話說余麗卿在虎丘寺裏，相訂了梁遠思、張又張，這番高興。回到書房中，眼也不合，巴不得天明。梳洗了，連早飯也不思量吃。就是勉強吞了幾口，也覺得口裏毫無一些滋味。麗卿原是色中餓鬼，祇因眼眶比別人高了幾分，看得世上這些女子，卻都是些魑魅魍魎，一般走到他面前，便把兩隻眼孔丟在別處去了。故此祇好獨自一個蝸處芸窗。有詩寄懷為證：

世間榮落重逡巡，
我獨丘園坐四春。
縱使有花兼有月，
可堪無酒更無人。
青袍似草年年綠，
白髮如絲日日新。
欲逐風波千萬里，
未知何路到龍津。

卻說閩門外柳潭深處有個女娘，年方一十七歲，名叫倚妝，原是揚州人。說他風致如何：就是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八個字兒，還祇形容得他三分五分，況且會得做幾句詩詞歌賦，又會得臨幾筆米蔡蘇黃。可憐倚妝他原是好人家兒女，祇因連遭兵火，地方殘破了，父母各不相顧，逃竄東西，不知下落，卻被賊兵拐來，賣把販梢的客人做了一個行首。看官們，你道世間何事用不著勢利，不消使狠毒！祇有做了娼家是無可奈何的了，未免有些勢利，有些狠毒。若論到世間勢利之極，狠毒之極，又莫過於娼家之老媽媽、老親娘。虧得倚妝生得十二分標致，那媽媽心裏全想靠他過活此生，故此百依百隨，無所不至的奉承他。誰曉得，那倚妝原是舊家骨肉，那肯倚門賣笑？整日吟詩寫字，燒香吃茶，自幹自己的營生。媽媽也無可奈何。

近來，又添了幾個相知的姐妹，一個叫做文娟；一個叫做弱芳，共集青樓二十多人，結一花社。內中就是那文娟、弱芳，也不是行院人家生養，都是與倚妝一起來的。故此，他三個越覺比別人過得親熱。每逢春色嬌妍、百花爭媚、柳眉初展、鶯語撩人的時節，攜手憑欄，尋詩分韻，賭賽所長，真是花隊中一大風雅勝會也。若是說到風清月朗四個字，那倚妝倍覺留心，或是獨自無聊，乘閒散步，便即焚香暗祝說道：「老天，老天！若使我遇得一個多情的才子，把我這個身子託付了他，也不枉你生我這般一個花容月貌。若祇是風塵碌碌、終陷章臺，到不如尋個自盡的門路，也省得在此受苦。慾界色牢，何殊阿鼻地獄！」說到這段光景，哽哽咽咽，更有何言！惟有暗拭啼紅，輕衫濕透而已。故雖隨行逐隊，勉強支持，一段心事終是鬱鬱。正所謂：

沉憂萬種與千種，
行樂十分無一分。

倚妝因歎誤墮風塵，紅顏薄命，作詩一律，以志悶懷，詩上寫著道：

家在春郊碧草園，
懶將愁緒問停轅。
飛花帶雨沾衣濕，
舞絮隨風繞徑翻。
強對管弦收涕淚，
即逢樽酒略歡言。
空閨遍地皆明月，
猶幸傷心無夜猿。

祇這一種牢騷心事，就是日常裏最相知的姐妹們，也都看他不出。祇有文娟、弱芳兩個同病相憐，互相慰藉。況且如今風氣險惡，自有那一等使勢的紈袴子弟，倚著簪纓世胄，腰纏大錙，終日闖鬧寡門、使酒撒潑，動輒指揮狼僕生情打詐，聲揚送官。故此倚妝一班兒，被這頗吵得耐煩，越覺看得青樓中沒有個出頭的日子，祇得借此花下陶情，臨風消遣。

一日，他們正在百花亭上，茶蘼架邊，靠著太湖石分題做詩。倚妝正爾沉吟，不覺拊掌竊笑起來。及坐姐妹們攢住問他，他又不做聲。你道他為著甚麼裊娜作態，未肯輕言？祇因偶然想得幾句好詩，未免有落筆驚人的意思。這個就對眾人說知，也是癡人說夢，故此祇是不響。大抵如個今的人會得做幾句文字，就把兩隻眼睛放在額角上了，豈真絕世奇文，祇見世情薄態。況且女娘家那裏曉得做甚麼好詩，不過是附名赴社，何曾有甚麼搜索出來？看他們或是逐流鶯，或是撲粉蝶，或是戲打鞦韆，或是摘花插鬢，這就是他們的本事了。何怪乎倚妝之含笑而不言也？詩曰：

風透疏簾月滿庭，
倚欄無事倍傷情。
煙垂柳帶纖腰軟，
露滴花房怨臉明。
愁逐野雲消不盡，
情隨春浪去難平。
幽窗漫結相思夢，
欲化西園蝶未成。

卻說麗卿，同了遠思、又張三個去尋花隊佳人，偏是一時沒處尋覓。自早到午，天臺徑杳，終無指引。又張說道：「天下世間那裏有甚麼絕色的女子？明明都是我等胸中一段妄想，幻出天仙勝概，把這個想頭祇管想去，連自己也不知不覺，祇說是真了。蜃樓海市，皆以氣成；白馬猿猴，總緣心造。就是那陽羨鵝籠中，無數錦屏美女、酒肴、笙管，幾曾有一件不是從空中幻出？我們如今不如此以心問心、以意問意，或者也像那真真一般叫他下來，也不可。若說畢竟要搜尋出這般人物，想是斷不能夠的。不如回去了吧！」麗卿無數高興，卻被又張掃得冰冷，一路回來，毫沒一些意緒。思量起來的時節何等心熱，不覺隨口吟出一首絕句，說道：

無端客思為誰憑，
枕簟生寒夢不親。
乘興杳然還寂寞，
不知何處問香塵。

一頭唸一頭走，將次走到一座花園門首。祇見粉牆半築、高柳披檐，一陣陣蘭麝氣撲鼻吹來。麗卿笑道：「我們何緣，倒得到此眾香國中壺天別院來，又欲尋段安香、賈陵華耶！」說言未了，卻走到一條小橋西畔，柴扉半掩的去處。望見裏面一個小閣兒上，有數位女郎在那裏說說笑笑，也有緩步沉吟，低頭構想的；也有捉筆捷書，指腕不停的。麗卿等見了，又驚又喜，目動魂搖。真是天付機緣，非同小可。一時就想要闖將進去，但不知何等樣人家，免不得伸頭縮腦，張而又望。又恐怕他們看見，驚起散去，個個都把身子閃在花叢之下，隨著花兒遮著，偷窺了半晌。諸美態度，盡入目中。麗卿已是個個屈指評品，飽看純熟；惟有一個穿素羅衫兒的，更比眾人生得一萬分天姿國色，舉動非常。麗卿不覺失聲狂叫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們今日已置身九天瑤島。生非劉阮，何緣到此？」怎見得這女子好處？但見：

梨雨肩拖，柳風腰折。白羅衫影，無非織就春思；烏髻雲堆，總是天然圖畫。撥開半幅桃箋，揮就一枝斑管。墨賓挾雨須臾至，腕鬼驅龍頃刻飛。真絕代之佳人，實風流之渠帥。

你說麗卿見的卻是那個？正是倚妝。終不信是人是仙，是真是夢，卻把遠思、又張樂做一團，不勝欣幸道：「今夕何夕，見此竅者！」麗卿肚裏想著道：「但不知此女是誰家閨艷，可能使余麗卿撮合否？萬一此女已曾許嫁人家，落於村夫之手，我麗卿就終身想殺，也是徒然。要曉得這個老天把我這個身子，原不曾定叫你呆呆地活在世上。我便為他想殺了，到九泉之下，亦何等風騷，何等快活！就是做鬼，也不同些。」麗卿正在那裏胡鬧猜疑，遠遠見廳柱上頭貼著一對春聯，定睛一看，上面寫著道：

西子去時遺笑靨，
謝娥行處落金鈿。

麗卿不覺大笑，道：「你看柱上春聯，斷是青樓無疑矣！」扯了遠思、又張，大膽踱將進去，早是驚動春閨仙侶。倚妝雖則低著頭不做聲，先已瞅見麗卿，心中已是十分注意，但不出口。直等眾姐妹笑臉嫣然，聞聲啟問，方纔假意錯愕，起身向前說道：「阿誰少年？從何處來？妾等素昧生平，何幸降臨玉趾？」

麗卿聽見這個嬌嬌滴滴的聲，魂靈早已被他勾去，舌翹心戰，不知所措。停了一會回他，說道：「小生久慕瓊宮，無由造晤，今日竭誠專訪，幸得睹面，不負此生。但我又見諸英畢集，案頭筆墨淋漓，定有佳韻在此，未知肯不吝瓊瑤，使得小生一披珠玉否？」倚妝回顧諸姐妹，含笑說道：「妾等下裏巴音，何敢班門弄斧？不堪呈教，見笑大方。」又張道：「麗兄既請教殷勤，不必過謙了。」倚妝笑向袖中取出一張箋紙，放手遞與麗卿。麗卿手雖接著花箋，卻一眼盯在倚妝臉上。卻不知又張在麗卿手中，輕輕的將這箋兒預先拿過去了。

遠思把手在麗卿肩頭上一拍，道：「麗兄，花箋掉下地了！」麗卿吃驚，一看，自家大笑起來，連倚妝眾人也都笑個不了。麗卿道：「此是何物，輒敢偷去。」又張道：「誰教你不小心？」遠思道：「麗兄若肯深深作又兄一個揖，我卻勸他還你。」麗卿假作正色道：「眾姬在前，休得取笑！快把詩出來，一同看便了。」又張戲著這臉，對麗卿道：「看便就看，卻是便宜了你些。」取出詩來，三位攢做一堆，看那箋上半真半草，寫著五言律詩一首。三個一字一讀，讀到中間一聯：

遠水浮仙棹，
寒星伴使車。

二語，麗卿拍手狂叫道：「祇此二句，真五律長城！即使青蓮仰雲梯攻之，毋能頹其一雉。彼薛濤而下，可置勿論也！」看到詩後又有「花社四集，倚妝漫草」八個字。麗卿失驚，指著對遠思、又張道：「原來就是他！詩既清麗，楷書又妙，名下無虛士。信然，信然！」倚妝道：「踐妾俚言適足，以污尊目。」隨將手指著文娟、弱芳道：「此二妹所作，更勝妾百倍耳。」又張、遠思道：「正要借觀。倚卿所舉一定不謬。」連索二姬詩稿。

二姬向案頭取付倚妝，笑對倚妝說：「姐姐佳詩，固足供名流清賞，如妹妹輩不過效顰，何苦定要向人前獻醜耶！」倚妝也不回他，竟遞與遠思、又張，二人各爭取一首。遠思所接是弱芳的詩；又張所接是文娟的詩。好像得了一件寶貝一般，各人珍藏讚歎。

祇有又張仍恐麗卿照依自己搶詩的法門，祇顧偷眼看那麗卿。祇見麗卿還是雙手捧著倚妝的詩箋，口中咿咿唔唔。倚妝對麗卿道：「半日授談，尚不知三位郎君尊姓貴表？」麗卿道：「那一位是張又張相公，那一位是遠思梁相公，小生就是余麗卿。」倚妝驚訝道：「原來就是余相公！妾與郎君神交已久，若非素有姻緣，何由得此邂逅。」麗卿因攜倚妝手，向欄杆幽靜處，低語道：「與卿乍面，似有夙緣，使我不勝心醉。但卿如此才華、如此儀容，寥落風塵，我於倚妝，寧不心碎！」倚妝見麗卿說到這個所在，不覺潸然淚下，對麗卿道：「賤妾誤落平康，實由命薄。但妾非不欲出此火坑，每見累累薄情，無一可託者，不期幸會郎君，此身諒不作章臺剩柳。倘君不以賤妾為可鄙，或尊夫人大度肯見容，妾願備員小星，終身有託。自薦之恥，不識君能見憐否？」麗卿正要回答，忽見遠思攜了弱芳，又張攜了文娟，一路大叫將來：「你二人在此說些甚麼心事？」麗卿說：「我兩人說的，就是你兩人的心事。」大家笑了一場。

倚妝道：「妾家即在東鄰數武，何不借二位尊朋同到寒舍，為竟日之談，一洗心曲。不知尊意若何？」諸姬各自星散，三生蹤跡，尾隨到門。但祇見：

珠簾帘半卷，飛來紫燕雙雙；繡幕低垂，驚起黃鶯個個。窗明幾淨，墨舞花飛。絕不同繡戶深閨，卻宛似西園東閣。

進了門，媽媽出來，各問姓氏，相接殷勤，開筵密款，三人在坐間還是讚歎不已。麗卿因對遠思道：「弟恨飄流一生，尚似浮萍浪蕊，而倚妝天上奇葩，偶爾誤落塵凡，不可多得。姻緣天合，諒必心許。但花間吟詠還是私社，必經品題，方可流傳人世。當即令稗官氏編入艷異集中，作一段佳話。明日，弟當捐千金之資會集諸姬，比例分房棘試，使英雄入彀者，各給花紅綠帳。效曲江聞喜宴，題名雁塔，以紀一時盛事，庶不負眾姬平日一片苦心也。」兩人鼓舞從事。

倚妝見麗卿這段光景，已知他不是薄情種子，風流都雅，更是死心塌地。而弱芳、文娟卻又與那遠思、又張交頭密語，促膝深談，各自心照不宣。文娟道：「評花應試，允為快舉。我們雖則不才，亦望帶挈。照象求選科舉的士子，望乞太宗師老人家，千載奇逢，一視同仁。倘蒙收錄現場，曷勝焚頂。」大家哄堂大笑，酒闌言別。

麗卿已去料理一應科場事宜，好不匆忙。但不知，風流舉動究竟何如，且再看下回分解。

花開花謝誰為主，
若個憐花花不忖。
謾道姮娥終不嫁，
書生早已傍蟾宮。

女郎棘試，從來罕事。楊用修春容簪花，木蘭女戎裝遠戍。其中以男作女，以女作男，固稱絕世奇談，然未有如麗卿花案舉動之驚天駭眾者也。千古韻事，倚此韻筆，乃傳不朽。